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三十五至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五十六集部

唐文粹卷三十五　　宋　姚　鉉　編

論乙總一十二首

辨析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韓愈

辨曾參不為孔門十哲論李觀

孟子荀子言性論皇甫湜

管仲論元結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于其心則為過矣故顏

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絶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顔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

於聖人之道差為過耳顔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為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

具體而微者哉則顔子之不貳過者盡在是矣

辨曾參不為孔門十哲論

李　覯

論曰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於兄弟能信於友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加其美目也而曾參雖不聞焉此數者乃其近者小者而仲尼區别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及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尼於此異也四科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

而言也于時仲尼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在左右者揚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可邀時之遇行己之材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歎之非曾參不當此數子也使曾子於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人對得其細未得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德值多難之代周游栖遲不遇天下仕魯不終聘過宋伐樹之衛

不用適楚逢患而四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闕其絃誦不以師道窮而日妨己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温温孜孜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時仲尼有仁恩德慮未言者顔回輙發之故謂之德行矣仲尼言有所陳未達而端木賜輙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毅果正之士也侍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入焉故謂之政事矣子游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與仲尼論之故謂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尼

之事而曾參安則在焉患難則未嘗有用焉且夫孝者人性常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至之乃得為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參獨以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目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夫孝者不止於家也事君慎其事忠其命乃孝也事師聘其道敬其事乃孝也不去危即安不冒利背誼乃孝也而參不敬其事矣不能冒義背利矣乃孝其孝也非孝也子從儒守學宜識所言何言

之介也主人捐己而起曰爾之辨則辨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孟子荀子言性論　皇甫湜

論曰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卿曰其善者偽也是於聖人皆一偏之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聖人言性之品亦有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黄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文王在母不憂在師不煩后稷不折不副克岐克嶷之謂上智矣齊桓公以管仲輔之則

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入聞仁義而樂之謂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谿壑之心謂下愚矣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有生而善者得稱性惡乎哉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於聖人皆一偏之說也窮理盡性惟聖人能之宜乎微言絕而異端作大義乖而一偏之說行孟子大儒也荀卿亦大儒也是豈特開異門故持曲辯哉蓋思有所未至明有所不周耳即二子之說原其始而要其終其於輔教化尊

仁義亦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何以明之孟子以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性之生善猶水之趨下物誘於外情動於中然後惡之焉是勸人汰心源返天理者也荀卿曰人之生不知尊親長習於教然後知焉人之幼不知禮讓長習於教然後知焉是勸人黜嗜慾求善良也一則舉本以推末一則自葉而流根故曰二子之說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雖然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斯勉矣荀卿之

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斯怠矣書曰唯人㝡靈記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則軻之言合經為多益故為尤乎

管仲論　　元結

自兵興以來今三十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之誤耶彼管仲者人耳止可與議私家畜養之計止可以修鄉里畎澮之事如此仲可當焉至於相諸侯材量已

似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王之道識興國之禮則天子之國不衰諸侯之國不盛如日不然請有所說仲之相齊及齊强富則合請其君恢復王室節正諸侯君若惑之則引禍福以喻之如約諸侯之說君既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今王室將卑諸侯更强文王風化殘削向盡武王疆域割奪無幾禮樂不知其由征伐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夜望振兵威可臨列國得與諸侯會盟一旦能新復天子之正朔更定天子之封畿上奉

天子復先王之風化下令諸侯復先公之制度以為何
如若皆不從我則以兵先臨於魯魯不敢不從魯從則
與魯西臨宋鄭宋鄭從則與三國北臨燕衛燕衛從則
與諸國西臨秦晉秦晉從則與七國以尺牘約吳楚吳
楚從則天下無不從之國然後定約若有果不從者則
約從者曰吾屬以禮義尊天子以法度正諸侯使小國
不常患弱大國不敢怙强此誠長世之策若天子國亡
則諸侯交爭兵戈相臨誰為强者則安得世世禮讓相

服宗廟血食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子今某國猶豫宜往問之若不從約則與諸侯率兵伐之分其疆土遷其子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社下為諸侯廣子孫之業上為天子除不順之臣何如如此則諸侯誰敢不從然後定天子封畿諸侯疆域輿服器玩禮樂法度征賦貢輸自齊魯節正節正既定乃共盟曰有貳約者當請命天子廢其驕凶以立恭順廢其荒惑以立明哲敢不聽者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於是諸侯先各造邸於天子之

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子齋戒拜宗廟禮畢天子誓曰於戲王室之卑久矣予不敢望皇天后土之所覆載將旦暮阜隸於諸侯不可則願全肌骨下見先王令諸侯不忘先王之大德不忘先公之忠烈共力正王室俾予主先王宗祀予若昏荒淫虐不納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能奉宗祀下不能安人民爾諸侯當理爾軍卒修爾矛戟約爾列國罪予凶惡嗣立明辟予若能日勉孱弱力導先王法度上奉宗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

保爾疆域安爾人民修爾貢賦共予郊祀予有此誓豈云及予將及來世予敢以此誓誓於宗廟予敢以此誓誓於天地諸侯聞天子之誓相率盟曰天子有誓俾我諸侯世世得力扶王室使先王先公德業永長諸侯其各銘天子之誓傳之後嗣我諸侯重自約曰諸侯有昏當如前盟若天子昏惑不嗣虐亂天下諸侯當力共規諷諫諍如甚不可則我諸侯共率禮兵及王之畿復諫諍如初又甚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郊終不可則進禮

兵及王之宮兵及宮矣當以宗廟之憂咨之當以人民之怨咨之當以天子昔誓咨之當以諸侯昔盟咨之以不敢欺先王先公告之以不敢欺皇天后土告之然後如天子昔誓如諸侯昔盟使管仲能如此則周之天子未為奴矣諸侯之國未即亡矣秦於天下未至是矣如曰仲才及也君不從也仲知及也時不可也則仲曾是謀也乎君不從也歟仲曾是為也乎時之不可也歟況今日之兵不可以禮義節制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

輩欲何為乎

嬴秦論

劉蜕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以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焚書為秦亡耳天下不用秦如聖人之道故秦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時天下一家而尊己外無非心之人故深法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禁人之善是則果習天下之離心而背己也豈秦區區之心歟蓋天必以秦之强暴非大敗

無以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絕其事君敬長之術而後從天下以亡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而秦終無自焚之心也且聖人宮先自藏其書是秦未始有焚書之心聖人之家先有其心矣故曰秦亡其自亡矣且聖人之道與天地合其久與鬼神合其微則不得毀置之在秦也然矣陶唐氏之水前有聖人之化後有聖人之勤而後民知事君敬長之術自秦之火前聖已遠後聖不作而其術不數世亦已成矣豈非天之欲

有絶而先絶其術欲有立而先立與今或怨秦之火不全其道也不知秦火息矣

蕭何求繼論　　程晏

讀漢史者多曰曹參守蕭何之規日醉以酒民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其為漢之二賢相也至矣哉論曰非也昔者牛之渴也豎子飲之渟淳之汚牛渴已久得渟淳之汚寧固於清冷之水乎設使豎子牽之於清冷之水則滌乎腸

中之泥也牛然後知渟淖之汚不可終日而飲之百姓罹秦之渴已久矣蕭何曰吾所以為法律是權天下之草創也吾不止此將致君為成康之君使民為成康之民是牽民於清泠水也曹參曰荒於酒惠帝訊焉參謂於惠帝曰高帝創之陛下承之蕭何造之臣參遵之陛下垂拱臣等守職惠帝以為是也民又歌之也嗚呼漢之民以漢之汚愈於秦之渴不知牽於清泠之水滌乎腸中之泥也蕭何之傳曹參也若木工能構材而未果

覆而終者必待善覆者成焉何既構矣謂參為覆者參守其構而不能覆徒欺君曰陛下不如高帝臣參不如蕭何善守可也何廢作哉若不可以為廢作即文帝除肉刑不為漢主仁聖之最也參不能孜孜其君於成康之政不知已不能覆何之構而荒於酒幸不同羲和之誅貪位畏勝飾情妄言以惑君也孰名為賢相耶吾病漢史以蕭何為善求繼以曹參為堪其後故為論之

四維論

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為非也然則是二者果義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曰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

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其名今管氏所以為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若義之絶則亷與耻其果存乎亷與耻存則義果絶乎人既蔽惡矣苟得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者雖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妨之其為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

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為書者執斯言者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矣自中人以降守是以為大據而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禄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踈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苻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

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舊不足倚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説建一言立一辭則臲卼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以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為狂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辨私論

牛僧孺

近古之人所謂私者謂苟茍於利苟處於逸苟潤其屋者也某以為斯皆小人之私非聖賢之私也夫聖賢無私而不自知其私也何者必公其身而私於人是不私一身而使天下私之也胡以言之夫嬰兒見保傳之母則咤然而識非有知而親之利其乳而私之也櫪馬見廝養之夫則奮然而嘶非有知而親之利其芻粟而私之也夫天下之人非復乳孩櫪馬之愚也苟有公其身而利之者孰不利而私之乎故賢君良臣必私天下而

公其身故天下之人皆私而親之暗君愚臣必公天下而私其身故天下之人皆公而疏之人疏之者多天下欲其昌也難矣昔大禹之手足胼胝是公其身於治水也臯陶之謨明弼諧是公其身於規諫也傅說之對揚王庭是公其身於輔佐也周公之吐握勤拳是公其身於禮賢也宣父之作春秋删詩書是公其身於垂教也故有夏之人思大禹之功有虞之人思臯陶之直有商之人思傅說之政有周之人思周公之勤有道之人思

宣父之教或開國尊其嗣而私之或建祠飾其像而私之至於商辛之聚財鹿臺是天下之利私於已也故天下公而踈之秦皇之廢棄諸侯是天下之爵私於身也故天下亦公而踈之武王公天下之財而散之而天下之兆庶皆私而親之髙皇帝公天下之爵而封之而天下之英雄亦皆私而親之是以自私者人公而亡也自公者人私而昌也夫聖賢非必公其身私在其中不得不公也天下非必私於一人公在其中不得不私也

余謂亡國之君亡家之臣亡身之人俱不得其道也非聖賢之無私也

自明誠論　　　　歐陽詹

自性達物曰誠自學達誠曰明上聖述誠以啓明其次考明以得誠苟非將聖未有不由明而致誠者文王周孔自性而誠者也無其性不可而及矣顏子游夏得誠自明者也有其明可得而至焉從古而還自明而誠者衆矣君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宏自明誠而為卿張子

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明之於誠猶玉之待琢器用於是乎成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器者隱於不琢而見於琢者也誠者隱於不明而見乎明者也無有琢玉而不成器無有用明而不至誠焉嗚呼既明且誠施之身可以正百行而通神明處之家可以事父母而親兄弟游於鄉可以睦閭里而寧訟爭行於國可以輯羣臣而子黎甿立于朝可以上下序據於天下可以教化平明之於誠所恨不誠也苟誠

也蹈水火而罔害彌天地而必答豈止君臣鄉黨之間乎父子兄弟之際乎大哉明誠也凡百君子有明也何不急夫誠先師有言曰生而知之者上也所謂自性而誠者也又云學而知之者次也所謂自明而誠者也且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夫然則自明而誠可致也苟致之者與自性而誠異派而同流矣知之者知之委之者知之

論相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為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来和輩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簒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為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簒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大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二三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

楊氏之禍耶為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吕氏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吕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卜論　　李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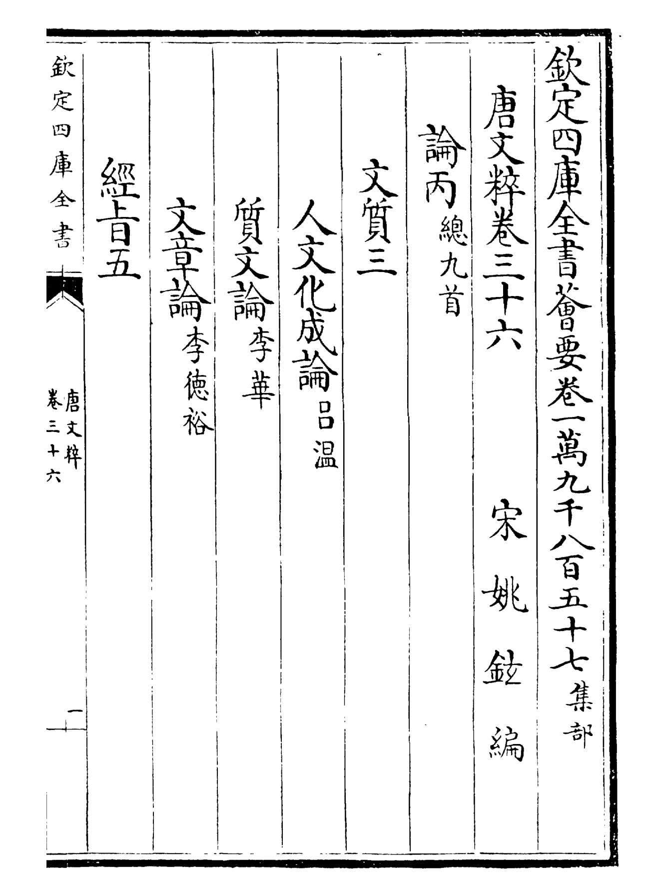
天地之大徳曰生舜好生之徳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和於介蟲為長而壽古之聖者刳而胺之覩其裂畫以定吉凶殘其生

剝其壽旣剝殘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夭戮之脫其肉鑽其骸精氣復於無物而貞悔發乎焦朽不其反耶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夭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徵豈合其明乎毒靈介而徼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殻而决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

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劍者不成則屠犬彘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盖不祥器也其神者躍為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烱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為神固無悉然是亦為怪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鐘鼓器械必釁之豈神明貴殺享羶腥歟今亡其禮未聞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皆妄作也夫潔壇墠而布精誠求福之來緬不可致耕夫蠶

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祥如苍實歟妄歟犧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為至矣揚子雲為太玄設卦辨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揚子雲又為一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蓍龜乎又焉徼夫鬼神乎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唐文粹卷三十五



唐文粹卷三十六

宋 姚鉉 編

論丙 總九首

文質三

人文化成論 呂温

質文論 李華

文章論 李德裕

經旨五

讓國一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實爲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予違汝弼獻可替否此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

勝則流過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諂諛之臣將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服章句翰墨為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儀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升平流蕩因循闇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旂常冕服為人文則秦漢魏晉聲明文物禮縟五帝儀繁三王

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亂之夕也必以章句翰墨為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洋溢編簡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速也覈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既如彼較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治則文之時義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末流雕蟲小伎厠雜其間乎

質文論　　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簡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

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醻酢裼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痼瘠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

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於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滋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而不為詐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偽無由明天下浸為陂池蕩為洪流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修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啓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

人親受禹之賜國為羿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
嶽而羿浞愚弄鬬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
難而後復原是觀之則聖有謀訓何補哉漢高除秦
項煩苛至孝文玄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
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歷産祿吳楚
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安且漢德結於人
心不如夏夏家諸呂吳楚之强倍於羿浞安漢至易而復
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為亂遠則

徐奄並興夷多難復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囹圄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為哉周法六官備數四時盛祭車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帥之衆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覲謁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強仁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

愚以為將求致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說讖緯之書存而不用至於喪制之縟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教因循而不敢失於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褒叔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敬龜筴之信而陳僂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

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習可也則煩濆日亡而易簡日用矣海内之廣億兆之多無聊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為政者得無以為惑乎

文章論

李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蕩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也近世誥命惟蘇廷碩敘事之外自為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

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纇文旨高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内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来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曹植七哀詩有徊泥諧依四韻王粲詩有攀原安三韻班固漢書賛及當時詞賦多用協韻猗歟元勲佐漢舉信是也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三韻二十一韻者今之文自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者故篇無定曲

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即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實斯棄此為文之大旨也

編年紀傳論

皇甫湜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蕩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湜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夫是非與聖人同辨善惡得天下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析皇極辭不足以杜無窮雖為紀傳

編年斯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吕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迹參貫話言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説必新制度而馳才力焉又編年紀事束於次第牽於混并必舉其大綱而簡於序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别為著録以備書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則有尚書左傳之外又為國語可復省左史

於右合外傳於內哉故合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於是草舊典開新程為紀為傳為表為志首尾具敘述表裏相發明庶為得中將以不朽自漢至今代已更八年幾歷千其間賢人摩肩史臣繼踵摧今古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耀聞見競誇才能改其規模殊其體統傳以相授奉而道行而編年之史遂廢蓋有以也唯荀氏為漢紀裴氏為宋略強欲復古皆為編年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說所遺多矣如覽正史方

能備明則其密漏得失章章於是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制同春秋之是非文敵遷固直如南董亦無上矣倘捨源而事流棄意而徵跡雖服仲尼之服手絶麟之筆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何如哉

卜世論　　孫郃

周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夫帝王括囊宇宙位重憂崇天生利民非樂兆民之上故君民者遇

夫聖則禪之不遇則以子繼之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子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反卜年卜世耶必也欲永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人祐之豈非無窮也哉何三十七百年世之有若右其卜而左其德俾乎厥後恃年世之永久必輕乎德義若此之謀非君子之道也昔太戊懼烖而盛帝辛恃瑞而亡在此不在彼豈不知之而卜年卜世者乎

春秋無賢臣論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為五等五等之下臣為陪臣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父也夫為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則忠孝兩全康乂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强諸侯是弱祖而强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

則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孤恩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爲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隧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坫毁孔之惡于時風教大壞海内焚如天不能陰騭下民降大聖以爲木鐸歷國七十餘説而不遇奔走齊魯宋衛之郊反若喪家之狗知不可訓慮後世不懼乃修春秋明向背其有甚者或夷之或狄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失社稷者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今海内無一嘉

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亂世豈不如然于時人不堪命何
耶無賢臣哉予為此論警衆士大夫多稱之遂聞駿𡨚
駿𡨚儆而竒之或謂可刋金石訓乎今後既而喧傳則
有難僕曰春秋豈乏賢者子謂之無激之耶鮮之耶奈
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
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盍以
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罪人

秦穆謚繆論

皮日休

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焉不先用不德以見其德焉茍如是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觀鬭者將死而方救噫其亦不仁矣以高辛之仁化用一摯摯之不善天下之民捕堯以為君以唐堯之仁化用一鯀鯀之不績天下之民譟禹以為功夫如是摯之與鯀是高辛唐堯誠用之非先置也推其誠而用之人民尚倍之如是況先置者耶當晉獻驪姬之亂後夷齊卓子之死餘重耳在翟夷吾居秦以秦穆之力制翟而安晉其能必

矣夫重耳之賢也天下知之又其從者皆足以相人國趙衰顛頡舅犯之謂如先立之必能誅亂公子去暴大夫翼德於成周宣化於汾晉而穆公乃取公子縶之言謂公子縶曰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先置不仁者以猾其中矣乃先置夷吾是為惠公公之入也背內外之賂謂許里克以汾晉之田方百里丕鄭負蔡之田方七十里許公子縶河外列城五黃金三十鎰白玉珩六雙誅本立之臣惠公二年春殺里克秋殺丕鄭烝先父之室謂惠公烝於獻公夫人賈君是也故生民興誦謂輿人誦曰佞之不佞果喪其由死者無報謂惠公即位改葬恭世子而㬎達于外也卒身獲于秦公以九月

獲十月歸丙子殺于晉謂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秦乃召重耳于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于高梁

嗚呼致是也非晉人之罪秦人之罪也夫摯立八年不善而去鯀用三載弗績而誅況晉惠公之在位作宗廟之蠹蝎為社稷之稂莠一立十五年其為害也大矣今之學者以秦穆為繆尚疑其謚得斯文也可以謚繆為定

太甲論

陳越石

殷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為臣之所立

或曰社稷之臣必當如是淺於國者之為論也至若承
湯之教全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耶君上之不肖與
賢智豈臣下之有不知耶擇其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
其非賢以為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新如日蝕不吐河
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乘之龍待駕於臣之業何如
哉況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詬以損其身
則弑君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
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知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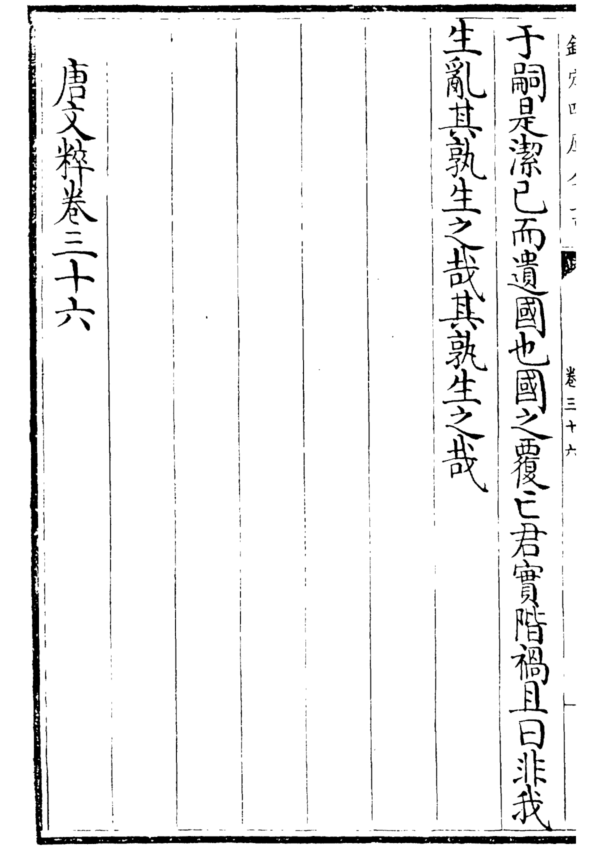
涅接踵羿羿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於西魏成於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浞皆取伊周以為嗃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心則簒也有旨哉

吴季札論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吴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簒君弑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左丘明

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惑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纂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

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閎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眛之絶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鍾曷若以蕭墻為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釁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挂劒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



于嗣是潔己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唐文粹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五十八 集部

唐文粹卷三十七　　宋　姚鉉　編

論丁 總一十一首

兵刑四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守論 杜牧

戰論

斷刑論 柳宗元

守在四夷論 元結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略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

損天地之光耀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一國之人思之必向君好而賛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淪非道是則不見敗而有亡也况四夷之攻至難者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鼙國人之攻以袵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觀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悦而思受也聽鼓鼙則

警而思備也遇祕隐則懵而思述也逢相害則恚而思讎也見相親則惑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喜而思隣也攻逼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鑽鑿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淋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商捨德音而耽㽜

惛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亡也秦皇捨儉節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用刑臣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為嗜慾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自以為犬戎所滅僧孺以為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頻舉偽烽噭噭天下空於杼軸加以褒姒色攻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於晉十六國

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減半然後戎夷乘間敢有窺窬可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先守其身但令四夷自守曾不防戎狄在其國中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戍雖舉守四夷之言而不書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略實非垂範之旨敢因文字以附簡編之闕

守論并序

杜牧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廼
東兵自守反脩大歷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
輩益横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引混貸煦育逆孽
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歴算周思以為宿謀方且
嵬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
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
所而自河以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為寇伺吾人

之顧頟天時之不利則將與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次第相付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怫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歷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

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濶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録受之覬聘不来几杖扶之逆息虜胥皇子嬪之裝縁彩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吴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

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
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
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
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歷貞
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
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此非而反用以為
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歷貞元守邦
之術永戒之哉

戰論 并序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峇嶭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

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
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刃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簇忽反
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
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
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飭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
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
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
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

乇嚇呼臚䐁徹于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闢於是盡劃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戎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為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刓弱而未嘗為之簡帖整飭天下雜然盜發則

疾毆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為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羸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娱是執兵者常少縻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輙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宅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戎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

翻大都則跳身而来刺邪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墠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来揮之至如鏜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恍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後能取此盖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来走命是內

地無事天子寛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
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
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汙以為萬
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
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於謗木傳於士大夫非偶
言而已

斷刑論　柳宗元

余既為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

已爲之言焉夫聖人之爲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僞也使秋爲善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春爲不善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敺天下之人而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爲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爲善

者曰以有勸爲不善者曰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所以措而化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化矣是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

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不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吏大暑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揺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

心於物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爲非常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爲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强名也曰當斯之盡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爲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

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矣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知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機論上　馮用之

機者機也經緯天下織綜人事而已矣機者微也發之

至微用之至廣大人行之則合於道細人竊之則階於亂合道所以濟世階亂所以滅身濟世機之利者也滅身機之害者也知利而不知害雖去其害害必悦之知害而不知利雖就其利利必違之知利而知害知去而知就其惟聖人乎文王武王知機之君也箕子周公知機之臣也夫三才設位而機行乎其中矣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善用則集乎百祥昧用則来乎百殃故天之一發龍蛇為之起陸人之一發天地為之反覆范蠡善用

也勾踐以之克霸無極昧用也楚國於焉殄瘁至哉斯術也莫不以合義為本趨時為用茍悖於義則悦随者寡未逢於時則虚其事稽其取與離合之際可謂神矣雖離婁之目不可視烏獲之力不可制南金之利不可斷迅雷之聲不可及夫神器至重也堯不與子而禪於舜蓋取聖之機也舜不讓丹朱而復禪禹蓋取時之機也兄弟至親周公離於管蔡取賢之機也秦越之疏嬴氏合於由余取霸之機也設令堯與丹朱而棄舜

億兆之心竟歸於虞則不謂之聖帝矣舜忘大義而顧
小節不承尭而禪禹則不謂之明君矣周公暱管蔡而
不戮必隊墜文武之業則不謂之賢臣矣秦伯鄙由余而
不用必失四方之士則不謂之霸主矣天下雖聞之而
不可知雖見之而不可測善為國者如偃師馬民如幻
也欲之動欲之靜機在於我豈有不悦乎善為君者猶
造父馬人猶馬也欲之東欲之西策在於我豈有能違
乎經曰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則天下

皆子富哉是機也我以天下為親為子天下孰不以我為親為子乎夫然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聖人之旨也則知欲安者必先安於人欲利者必先利於人能安人而人不安之能利人而人不利之者未之有也漢祖入關不行殺戮善安人也秦室寶貨悉分士卒善利人也卒收天下之心享天下之富此聖人之作也項籍反是而亡不亦宜乎善為臣者不厚於身而厚於君不潤於室而潤於國厚於君忠也潤於國公也既忠且公君

其薄之哉民其怨之哉祿位其去之哉雖不厚於身而身自厚矣不潤於室而室自潤矣此君子之為也鄧侯處位而舉淮陰厚君者也入秦不取金璧而取圖籍潤國者也故能位冠三傑聲流萬古韓信忌剋鄽生殛逐田橫欲有功而自厚貪賞而自潤終貽伊慼雲夢生擒夫域中至大之謂道天下至賾之謂機有道無機守死而一身獨善有機無道好謀而彝倫攸斁伯夷叔齊守死也豈謂億兆塗炭侯周武哉李斯趙高好謀也豈知

刑政酷毒失民心哉機道相須盡善盡美然而發機之要實資於時故進而得時亦機也退而得時亦機也取而得時亦機也語而得時亦機也默而得時亦機也進得其時則有利伊尹干湯是也退得其時則無悶二疏辭祿是也取得其時則必獲甘羅陟相是也捨得其時則元吉泰伯去吳是也語得其時則見信傅説是也默得其時則保身微子是也故進不相時則凶晁錯所以見誅也退不相時則禍白起所以伏劒也取不相時則

招吝許伐鄭也捨不相時則有悔虞棄虢也語不相時則殆辱薛治諫其君也黜不相時則受謗子家從其賊也所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得其機則仇讎變為心腹況其恩者乎失其機則親昵反為勍敵況其疏者乎齊桓用讎能盡管仲之謀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衛懿好鶴失於臣下之望國之有難士卒不戰夫如是則一得一失易於反掌一興一亡疾如旋踵為國家者可不務乎或曰老氏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

之福然則智非機耶機非智耶答曰機者生於智者也
智者隨其性者也大人君子得其逺者大者為而不有
功成不居使天下熈熈然若登春臺如享太牢不知帝
力故為國之福非謂其無慮無思兀兀然如草木鳥獸
而能治國者也細人曲士得其小者近者嗜欲繫焉矜
伐在焉是非生焉爭鬬興焉故為國之賊聖人慮百世
之後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垂此之言蓋抑揚之旨也且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不仁之仁豈非機耶國不用

機以克永世匪我攸聞夫茫茫六經萬機之囿昭昭前史萬機之鑑仲尼云知幾其神乎有旨哉有旨哉

權論下

大哉鼓天下之動成天下之務反於常而致治違於道而合利非權其孰能與於此乎夫權者適一時之變非悠久之用然則適變於一時利在於悠久者也聖人知道德有不可為之時禮義有不可施之時刑名有不可威之時由是濟之以權也其或不可為而為則禮義如

畫餅充飢矣不可施而施則禮樂如說河濟渴矣不可威而威則刑名如治絲而棼矣豈惟乖理適足資亂故用權之際道德可棄禮義可置刑名可弛及乎發號施令如風偃草衆知嚮方莫敢不服與夫道德禮義刑名之功又何異哉雖曰棄之置之弛之蓋殊途而同歸也故權者國家之利器也輜重可離而權不可失兵食可去而權不可無迅雷發則羣物驚大風起則萬彙振嚴霜冽則衆木落遲日昇則百卉秀孰爲此者曰天地也

天地尚或用之而况於人乎夫休祥不見則中庸之君不能力行而躋於聖咎徵不作則殘暴之主不能革心而至於道福其善君子所以知勸禍其淫小人所以知戒夫天之德至仁也地之道無私也至仁則不傷於物何乃行肅殺之令乎蓋秋不殺則春無以生矣無私則不黨於人何乃垂災沴之變乎蓋惡不癉則善無以彰矣一弛一張天道乃長一懲一勸天道乃遠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是以君子則而象之體而行之故當不

合用而用不合棄而棄不合賞而賞不合誅而誅者皆從權而制宜也聖人以神道設教俾民日用而不知權之時義大矣哉高宗知傅說之賢欲委之代天取於皁隸之徒儀於百辟之上慮羣情弗協事難以濟故稱夢得賢相乃刻像而求之商之中興賴善權之主也文王知太公之賢欲擢居輔弼捜於屠釣之間致於三公之上庶士靡靡恐未適從故稱天遺我師乃出畋而獲之周之永年賴善權之君也此二君茍懼設詐之損

德固執信而循常則傅巖虛老而莫伸渭濵没齒而不用棟梁斯壞其何以興夫權之大端在於利害而已矣利萬而害一害之何傷害百而利十利之必亡苟害於事雖鄙俚之議君子懼之苟利於後雖先王與教達人抗行也子雖至親西伯食其肉不然則死於羑里也父雖至尊沛公索其羮不然則臣於項籍也西伯非不慈蓋子已死不食則已身亦斃沛公非不孝蓋其父為虜奔赴則已身亦降又何益乎能捨無益之慈孝成莫大

之基業大人之權變不可得而聞也夫是非未明向背未定成敗未測取與未決當此之時行權之時也故權可以明是非定向背測成敗決取與穰苴布衣見景公景公委之以兵柄斬一寵臣三軍畏慴克成其功也孫武被褐謁吳王吳王試以教戰戮三嬖妾衆女整齊卒顯其能也易曰巽以行權巽風也風行也無不可動之物無不可往之所權之用無不可治之時無不可成之事昔晉文公見天王于河陽譎則譎矣而夾輔之勲垂

於史冊鬻拳諫楚子以兵刃悖則悖矣而盡忠之節著於春秋夫事有先奪而後與先順而後取太甲不治伊尹放之俟其改過而反其政公子光謀亂伍胥避之乃進專諸以成其志然後盡事君之節雪殺父之寃不其偉歟夫乾坤之道易簡也而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能久故王公設權以固其國知變以馭其民善馭者視人如嬰孩悟之誘之莫不胥悅不善馭者以民為規矩謂方圓定矣不能苟合善權變者如奕棊焉或取或捨或

進或退無固無必皆任其勢也捨非資敵盖捨小而取大退非怯彼盖進損而退益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得非權之難耶觀其相魯君於夾谷挫齊鋭於樽俎當是時齊侯强而不强魯國弱而不弱聖人之智不亦多乎夫獸廢爪牙則充羣獸之腸矣禽鎩羽翮則供衆禽之羞矣人失權變則為英雄之資矣三十輻之車制之者柅萬乘之國統之者權五賊在心神至聰而莫測三盜既興物

雖衆而皆覩至哉始離而終合始逆而終順始非而終是始失而終得權之旨也或曰機之與權同乎異乎對曰異也設於事先之謂機應於事變之謂權機之先設猶張羅待鳥来則獲矣權之應變猶荷戈禦獸審其勢也知機而不知權者得於預謀失於臨事知權而不知機者巧於臨事拙於預謀知機而知權者帝霸之君也王佐之臣也自五帝既降捨機權而能治天下者未之有也

王言論　　李德裕

夫帝王與羣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惟在簡而當理雄辯不足以服姦臣之心惟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只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姦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翊諧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騁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為文飾皆得君

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辭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濤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姦人之雄游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為人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英傑論

帝王之任英傑皆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禮貌則怨不為用駕御之術惟漢祖盡

之驟布歸漢絶句高祖方踞牀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来欲自殺出就舍張音帳飲食從官如漢主居布又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隸人畜之此不得不絶大漠而盪葷狁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卧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事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浮詞足言宜乎洞開胸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踞洗召之不為薄矣祿山夷狄之譎詐

者也非將門英豪草萊奇傑其戰鬬之氣擊刺之材去闗張遠矣天寳末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内殿西序雞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厲階至今為梗蓋恩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隸畜之豈有斯恨

忠諫論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為惡多矣畏天下人知之將

謂諫已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也如晉獻非驪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也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辭訐考叔啟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犬雁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羣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為主白馬令言帝欲不帝劉李二人名不便故書其官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

帝欲御樓船薛廣徳當乘輿諫曰臣自刎頸血汙車輪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者之道在於婉矣唯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曰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世名臣王石泉居相時以子為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盧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

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近倖論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遠於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可改者其弊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蔽君也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撾鼓之娛微行沈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共歡石顯弘恭所以得

盡政也惟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寛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纇近則開元初内有姜皎崔滌以極宫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知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寱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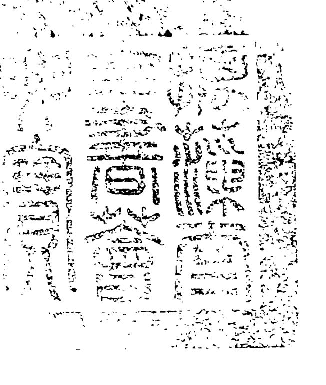
元結

元子天寶中曾預讌於諫議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諫議冗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隷何若大夫問謀對曰得寱婢一人在人主左右以寱言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郜侯侯家得寱婢寐則寱言言則侯輙鞭之如是一歲婢寱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每厭勞辱寐則假寱其言似不怨主

而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寐病寐中寐言非所知也引寐婢自辨辭說云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髠之鉗之奴寐愈甚奴於是重竊侯意先事寐說說侯之過警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侯禍機因寐奴之先扣侯門諫侯以改過免禍侯納客為上賓復其奴命之曰寐良氏子孫世在于郤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寐言以規諫人主俾悔過追悞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隸大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曾

不如郤偯虜奴耶

唐文粹卷三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姚鍾英